所知錄

所知錄

一閩立國僅一年某以乙酉冬十月始補外吏不悉朝事又從日奉檄馳驅無因得閱邸抄於編凡福州十月以前事皆得諸聞者也至于延平行政贛州用兵亦祇記其所親見者而已江閩士大夫多留心者必已有成書也

一粵事自戊子秋九月過嶺到肇慶列班行略有見聞隨即紀錄於編凡戊子以前皆本諸劉客生之日記也于湖南戰功多不甚悉亦因其所記者而已辛卯春滯梧州村中略加編輯夏四月始竣

粤地去南日遠間有傳聞不敢深以爲信亦不敢記也

一宏光朝某以書生蒙鈎党之禍匿武水家作馭後壁中耳目俱絶無所聞知亂後始逸白門于先朝勲戚口中得三勝棄隨即作傳擬詩三首紀之至于覆國之餘因係同郡本末悉述今惟紀其里居天界乃降從死仙霞嶺事皆得之同事共時者之口若其主朝議國請狀海門自有信史也

一某生平好吟每有感觸輒紀諸篇章閒中冊東之暇亦閒爲之粤則閒曹無事莫可遣行每有記

事既係以詩或無紀而但有詩或紀不詳而詩
傳得者故詩不得不存也刪者甚多亦存其紀事
之大者而已
一出嶺時頻遭兵掠是編為小兒祖藏敝篋中
乃請存歸而深匿之將作井中史矣兒沒十餘年
不忍發篋檢視而偽說橫行顛倒時諱無處置喙
付之長歎而已近見野史中亦間有傳信者然皆得
諸風聞其中成敗是非本末曲折未經親見故不
能深悉也其書有為予所知而不甚聞亦當時

偶失記者補入數條若于﨤不知者雖信之不敢載也

所知錄目錄

所知錄卷一

錢澄之著

隆武紀年

上諱聿鍵，太祖高皇帝九世孫。其先封于南陽，國除。祖端王惑于嬖人，欲立其子，囚世子於承奉司，上方三歲，從之囚，年二十八，尚未請名。已世子遇毒薨。守道陳奇瑜知府王之柱，言于王曰，世子薨逝不明，若其子不得嗣，事必發覺。王懼，始為上請名，立為世孫。崇禎五年，端王薨，上襲位，年已三十一矣。七年流寇猖獗，上蠲金修築南陽城，知府陳振豪棒撻工，上以為言，治遠根豪

下獄已又援潞王例乞增兵三千人以陳永福為參將領之。不許八年冬流寇再犯南陽上疏言所有護衛兵一千二百人半為汴梁班軍乞念郡當賊衝以全軍見還亦不許會先帝欲行宗室換法禮臣陳子壯執不可上貽書子壯爭之稱說典制援引經傳言、有本廷臣頗弗及知也已曰昔臣盧象昇過南陽不朝劾奏之上好爭宗藩大體又所建請日煩與廷臣多牴牾先帝意亦不之善也九年八月京師戒嚴王倡義勤王巡撫御史楊繩武以聞奉旨切責至裕州與賊遇亡其內豎二人乃返事定下禮部議給事中馬可賓鍾份淑廢為

庶人安置鳳陽高墻監送同知張有度欲以擅事械鉞之上自裁不殊至鳳陽陵奄索賄不遂用祖制墩鐐諸以困苦之上不勝其辱病幾殆妃曾氏調護惟謹至封股以進乃愈（妃曾氏諸生曾文彥女本籍江西上即位冊為皇后）有司廩祿不時資用乏絕望氣者言鳳陽高墻內有天子氣淮撫路振飛聞之以賑罪宗為名入見上、告以吏遇無禮狀振飛疏請加恩罪宗置吏無狀者石應詔于法賑以私錢甲申國變南渡立國大赦出高墻禮部奏請復之爵不許命徙居廣西平樂府乙酉四月上行至杭州南都報陷上勸潞王監國拒此使之拍降者王不能聽時鎮江

總兵鄭鴻逵自京口至戶部主事蘇觀生自南都至觀生由保舉為縣令起家督會于杭之已降遂奉上入關以閏六月初七日監國鄭鴻逵請早正尊位以繫人心芝龍意有所待群臣亦多言監國名正宜早出閩號召天下侯有救復功建蹕亦遲不報遂于二十七日卯時祭告天地祖宗即皇帝位于福州南郊以布政司為行在司左王富知改宮建行在太廟社稷改福州為天興府立妃曾氏為皇后大赦天下以本年七月初一日以後為隆武元年遂上宏光尊號為聖安皇帝進封靖　伯鄭鴻逵為定　侯南安伯二伯皆宏光時封鄭芝龍為平　侯鄭芝豹為澄濟

伯鄭彩為永勝伯陸蘇觀生禮部右侍郎尋加東閣大學士敘擁戴功也以黃道周入望所歸特用為吏部尚書兼大學士召起舊輔臣何吾騶蔣德璟黃景昉又起朱繼祚林欲楫路振飛曾櫻熊開元等皆相繼入閣姜日廣吳性高宏圖鄭三俊陳子壯等俱遣官敦請其後又以黃鳴俊林增志李光春陳洪謐等為大學士獨洪謐不至以張肯堂為兵部尚書（原任福建巡撫）李長倩戶部侍郎（原任福建提學道）黃錦吏部尚書曹學佺禮部尚書兼蘭臺館學士（新欽官石）吳春枝兵部右侍郎（原任福建巡撫）周應期刑部尚書鄭瑄工部尚書劉若金刑部侍郎馬思理通政使

一時著碩書列卿貳其科道各官或起薦或召對時授
或用大臣薦舉破格用之惟翰林吏部尊循資格而兵
部職方一司晉撫藩鎮雜請虞衡為軍前贊畫監記甚
至濫觴不可勝記上亦輕忽之由是清流往往恥與其
列

上持重風節喜文學收羅名士時欲破格用人雖未入出卿家

首輔道用院蔣徐鳴時徐宇遠吳德榛及日四入鳴時字遠次管校官臣後生同擢播上言臣志在科舉求侯鄉試奉首時考少事料廷破格用人既經輔臣薦舉著夫部即與一時薦試用不必更循鄉試然入闈言事者紛紛頗以口舌詩當近于濫矣如鎮江錢邦芑以諸生上書得當上意

即日實授御使吳門楊廷樞遯跡不出不由薦舉于於

授御史留意表行事或曰上所重者東林復社也凡東林老宿既無不徵召而廣言士張元琳為其叔父張瑞圖讀諸欽諡文懋即上意可知矣御製縉紳序極言先朝門戶之禍分別東林魏黨衛究甚析但于南黨優云而林耳至于翰林一席資格相當四川舉人徐永周以詩文見賞特授簡討有言其不由進士起家上笑曰予覽其詩文豈其為進士耳乎改禮部主事收縣舉人劉自煒為督師何騰蛟賞參至行在騰蛟力薦其才召對稱旨特授簡討以為騰蛟德也詞林中亦藉恒自等一人而已故時有重翰林輕宰相之議以上所用大學士

太多也

上性儉素備國家之難勑斷葷酒衣大布衣後宮十餘人皆老嫗于嗜好泊如也特好讀書博通典故為文下筆數千言立就手撰三詔及與尊監國書凡館閣諸臣擬上者皆屏不用親洒宸翰洋洋洒洒諸臣相顧皆不能及也批閱章奏輒丙夜不休其批答有多至數百十言者或送中宮代批后亦讀書通文每召對奏事于屏後側聽上回宮與共決可否時有二聖之稱

恭有行宮詞

宮漏沈沈迴未眠大家秉燭在甘泉遙聽御筆扶

簾裏夜半頻聞手詔傳
外廷箋奏晚猶通侍史聞封五夜同傳道君王看
不及黃羅親裏送中宮
旌旗十萬護乘輿二聖軍中共起居長信宮人騎
馬出從龍只有五車書皆所見實錄也
上規模闊大行仿佛漢光武平時恩舊皆以南陽故人
目之如洪振飛遠隔三吳慕能名欽者賞銀五百兩給
以六品京秩振飛至即日拜相官其子太平為卿凡生
平無德不報于從龍諸臣恩澤尤溢
某有故人行

漢家天子重故人南陽耆舊衣冠新軍衷已涵安
車至釣灘寂寞誰重論滹沱麥飯英囊術黃金大
都報不足共稱天子眷恩私帶力雲臺慰主知請
君試看馮異賜不是滹沱繞過時

開儲賢館定十二科取士以蘇觀生領之蓋因觀生不
由科目起家故令領其職以寵之也而人望不屬所招
致者皆妄男子稍知自好者不肯與上久亦厭而罷之
芝龍有子名森國學生上愛其才器賜國姓故名成功
命提督禁旅以駙馬都尉體統行事八月芝龍集廷臣
議戰守事宜閩仙霞關外當守者共一百餘處應設守

兵若干其戕、兵以元年冬簡練二年春出閩一、出浙東一出江右略計共二十萬金八閩兩粵餉計之不支一半請于兩稅内每粮一石預借金一兩每府差侍郎科道官督徵閩里騐然民不樂從反懲已供又令撫按官以下鬮俸助餉鄉紳大户責令樂輸又令叅府縣歷年積欠銀兩未解者差解赴在行之龍人請理僧田可得餉八十萬不聽户部侍郎李長倩請閩事例從之于是厮養隷卒皆得給劄授官雖止虚名然冠蓋謟公府晋江令金允治聽訟兩造皆稱職官不跪立而對簿或相詆于庭官不能制其為害如此然猶苦餉不足守閩

兵僅數百人皆疲瘵不堪用廷臣因請上出關上憂下
詔戒期親征芝龍輒以餉詘為詞芝龍鴻逵自恃有擁
立功驕蹇無禮上嘗賜宴大臣芝龍以侯爵位宰相上
首輔道周引祖制武臣無班文臣右者因爭之遂前道
周芝龍怏怏不悅諸生有倚芝龍指上書言道周迂腐
非宰相才上怒敕督學御史杖之芝龍又薦其門下士
朱作楫吏科給事中葉正發戶部主事　皆不允
以是益懷怨望及行郊天禮于南臺二鄭皆稱疾不出
戶部尚書何楷劾奏郊天大典芝龍鴻逵不出陪祭無
人臣禮當正其罪上賞楷有風節即日令掌都察院事

已而鴻逵揮扇殿上楷呵止之二鄭益怒楷知不為所容亟請告上欲曲全之允其回籍俟再召楷至中途盜截其一耳以去抵家未久死黨芝龍令部曲楊耿害之也上以知芝龍志不欲出閩人所為多不法然卒無以制之芝龍亦知不為衆所予不出閩無以謝衆議乃請以鴻逵出浙東鄭彩出江西各有兵數千號為數萬既出關稱候餉駐不行鴻逵駐仙陽鎮嚴禁仙霞關不聽四方儒生輒入應有上書言事者月餘上累檄出關不應切責鄭彩彩踰關行百餘里而還仍疏稱餉絕留如故九月二十四日徽州陷右僉都御史金聲被執至南

京死之于是晉輔道周知鄭民無出關志自請出閩拜
名義師芝龍若不聞知聽其自去道周駐廣信無兵無
餉徒以忠義激發人心間月之間有衆萬餘親書告身
獎語得之者榮于誥勅以是為功實為難皆未練之兵
不能應敵部伍略定婺源令其門人也馳書誘之許為
內應至明堂里猝遇北兵我兵潰據天祿執道周送南
京死焉事聞上震悼輟朝謚忠烈
公到南京清督洪承疇以同鄉請使人致意公
罵曰承疇死久矣松山之敗先帝痛其死賜祭
九壇親自哭臨優極卹典焉得尚存此無耻小

人冒名再遂被囚繫門生往見者諳習吟咏如常都人士爭索其書終日握管指為之腫皆藏弆之以為寶臨難時過市見市有豎福建門牌者指福建二字曰吾君在焉吾親在焉死于此可也南向再拜不去臨公刑者憫其志從之

某有哭公詩

二月長干天晝昏都人爭舉李膺罇笑將揮泪辭知己坐索衣冠謝主恩無路請還先軫首何人招返屈原魂當年北事留皮骨此日南朝仗尔存

是時闖賊李自成敗奔至九宮山為村民鉏梃擊死獻

其首于楚督何騰蛟以聞自成敗出于潼關逃至九宮山下飢困親率十餘騎上山覘形勢于金往僕令伙飯僧疑其迷特有重貫銜下山語村民競持鉏梃上亂擊之頓斃解其衣中有金龍衣者奇錢集于其目乃知為李自成集其首報騰蛟據實奏聞于朝略無夸張冒功之語行朝人歎服之其黨無所歸擇其兄子李錦為主聞自成妻高氏乞降騰蛟造長沙知府周二南迎之未至中流矢死賊帥欲得騰蛟親至乃降騰蛟即同道臣諸胤錫往造賊營賊師驚喜悉聽命一時增兵十餘萬上大喜告廟進騰蛟大學士封定興侯陞諸胤錫副都御史巡按湖南降帥皆授總兵官李錦賜名李赤心高氏弟賜名高必正號其營為忠貞營也因湖南糧不給降者稍稍解去李高

十三部散入施州衛因秋歇馬其部擡旗欲石求忠馬進忠王進才洪光翠衣應弟牛萬才張光璧等諸十餘營悉隸騰蛟麾下受節制叔勢頗壯九月兩廣總制丁魁楚以桂林提閫先是靖江王亨嘉于八月僭稱監國以楊國威為大將據有桂林閫中傾諂不受廣西新任巡撫瞿式耜甫至梧州聞變即移書魁楚為備檄思恩參將陳邦傅防梧亨嘉遣桂平道井濟促式耜赴桂林任不應親率兵至梧州執式耜奪其敕印先用小艇載回桂林而魁楚調邦傅及趙千駟嚴遵誥焦吉翔等與亨嘉戰敗之追至桂林靖江既敗回宮中戲仍以敕印還式耜

趙出視事令止東師而師已抵城下矣式耜在城陰結
國威標將焦璉為己用兵于璉與邦傳等合守城者皆
璉兵邦傳縋而入遂破桂林俘亨嘉及楊國威顧奕等
奕桂林推官為江吏科給事中請至閩獻于市廢亨嘉為庶人幽死封
魁楚平粵伯晉式耜兵部右侍郎十月遣兵科給事中
劉中藻頒詔浙東浙東于六月初一日張國維方遲年
熊汝霖孫嘉績鄭遵謙宋大典等已迎魯王于台州監
國紹興中藻頒詔至魯王下令仍返台州國維曰今日
之事凡為高皇帝子孫皆當同心僇力共復國仇有功
之後入閩者王此時未可定上下也即其疏上言且言

監國當人心奔散之日倡集為營一旦南拜臣翔梓然有變鞭長不及昏亡甚寒悔莫可追臣老臣也豈若朝秦暮楚之客有左右其間哉熊汝霖等皆曰吾知奉吾主上而已不知其他逆不奉詔中藩廢然返而閩與浙分水火矣

上痛國事之壞皆由守令以貪失民心欲殺貪吏數人以懲其餘建陽知縣施[illegible]首以貪酷被逮邵武推官朱健行部近邑訛傳北兵至倉皇逃郡即潛遣其孥出知府吳炆煒從之百姓有爭門死者實未有兵也健無以自辭乃揭炆煒倡逃併其平日贓穢狀炆煒亦揭健上

侍逮至爌與炆煒論斬徒棄市無輔以下皆為申救不
聽原任兵部郎王期昇及彭遇飈至行在陛見上加期
昇擢督遇飈僉都御史大學士路振飛留樓封還內降
上曰方今多事用人勿拘常調振飛言遇飈新進士降
賊而南依附馬士英改御史巡按浙江提督閩關以主
激受期昇在太湖奉宗室朱盛徵稱通誠王居然帝制
派餉責劉強奪民女為兩山百姓不容乃逃入閩啟等
熊有私隙也上乃止是時熊開元以大學士掌都察院
事頗重資格惡以口宣得官者上既特授錢邦芑御史
邦芑疏辭開元因奏改兵部司務臺中令疏爭之上重

遣閻元意令邢邕以司務隨征許非時言事補賑闕失石為司務寔御史也初汀贛之間有峒賊數萬時出剽掠百姓苦之乃為閻羅招目分四營故又名四營頭其前左營最強張安者前左營之一營也驍勇敢戰久有歸正意永寧王招出湖東與敵遇屢戰屢捷遂復撫州湖西則臨江鄉紳楊廷麟與吉水鄉紳劉同升以義師恢復臨江于是楊廷麟等爭請上出江右何騰蛟請出湖南而浙中諸將亦望上幸衢州原任臨清知州金堡陛見勸上急宜棄閩幸楚騰蛟可恃芝龍不可恃也且言今時天子宜為將不宜為帝湖南有騰蛟新撫諸營

聖上親入其軍效光武駕馭銅馬故事此皆戰兵可用
中興天子須以馬上成功若夫千騎萬乘出警入蹕之
威儀盡可去也上大喜諭廷臣曰朕得金堡如獲至寶
即授堡兵科給事中堡以守制固辭請勅印聯絡江上
義師以出上遂決策出贛州幸長沙未遣大學士蘇觀
生赴安南募兵中途接應上親祖送之

金堡杭州人庚辰進士初任臨清知州京師陷
南奔從丁內艱與鄉人姚志卓起義山中志卓
屢有克捷與江東諸營遥為救援堡入閩奉其
戰功上大喜即封志卓仁武伯堡兵科給事中

堡以服辭乃請勅印假虛銜以羞儂從我瞞絡江上義師既至江東入古閩安營魯諸臣以堡為北來奸細爭攻擊之監國以諭閩安閩安遂執堡御史陳階夫語閩安曰堡與抵長卓起義建功公國知之曾許迎其家渡江令胡乃棕國安語云是也然此舉非遵監國令乃閩中二鄭有書來必欲殺之耳蓋二鄭惡堡勸上棄閩幸楚謂芝龍不可恃也因出示芝龍書且云我縱其意：勿入閩若入閩我必追殺之不然無以

取信二鄭也啓夫以語僅僅曰我必入閩徼勅
印尚中道遇救是死于資平命也遂行以次年
夏至關徼還碳絡晨師勤印上欲奪情僅再三
鍵不先已引先朝楊嗣昌奪情為黃道周諸正
人所不容為安奉旨嗣昌小人何得與爾比例
芝龍見之以為行將大拜僅也忌恨益甚是時
行在 廷平輔臣曾櫻留守福州陰知鄭意忿
既勸上欲保全僅莫如聽其辭僅凡七辭同
守未素等亦為代請始允僅以丙戌年八月十
五日鍵朝從廷平出行輒趨衢州而上已先有
旨諭勝蛟遣兵迎賀勝蛟命郝永忠率鐵騎五

千趣赴行在至韶州聞汀州變而返

十一月上下詔親征以唐鄧二王監國蓄翰何吾騶自廣東至用為首輔隨營以曾櫻倘同鄭芝龍留守天興料理兵餉以鄭鴻逵為御營左先鋒出浙江鄭彩為御營右先鋒出江西築壇西郊擇吉日行推轂禮上所部直皆陽順鄭氏意移蹕建寧其實信金壁吕將相扶出贛州趙長吟也鴻逵出城馬蹶仆地及上誓師授鉞大風起天旁及高皇帝座前燭皆滅三軍失色以十二月十六日發福州二十六日駐蹕建寧

二年丙戌正月己酉朔上在建寧不受朝賀以三大罪自責令百官皆戴罪從征初 日大雨雹雹大如斗識

如刀劍天盡黑對面不相見

其有閬江冰雹詩

閬江四月氣鬱蒸日午天南赤血凝照見江水蛇龍頭劃然有擊如裂繒少焉赤散雲嬌墨北風劍雲天盡黑閬江舟人無顏色須眉對面不相識泰川公子善天文急占有雹攬江濱歛衿危坐散天憵須臾雹下何紛紛初如刀劍相擊爭壯似山摧萬壑鳴小如玉梳大如輪然是天上金銀宮闕一時傾沿江作艫舟打破官舫滿灘河蘇堂呼童開牕掃雪堆風亦漸止雹亦過日暮晉師老江邊自

言此異人未傳此是陰氣盛毋乃兵禍速北地沍
寒閩宜有南方炎熱今胡然天時地氣俱變易老
人安見太平年

交趾日本國皆遣使入貢廣東布政使湯來賀運粵餉
十萬由海道至陸來賀戶部右侍郎御史艾南英言解餉微嘗不宜匯屑
頭擢且言來賀軒究周鍾自賊逃回曾隱來賀揣州刑罪中云云南英與鍾嶲文有字陳至是以為來賀羅業
人皆笑之二月馬脛嶺兵變令輔臣路振飛至浦城安撫之
江楚迎駕既相偕而至上意遂決出汀州入贛與湖南
為救援芝龍欲挾上以自重固請回天興命軍民數萬
人遮道呼號擁駕不得行乃駐蹕延平芝龍初以海魁

受德雖晉五等爵與地方有司不相統屬閩士大夫輒呼之為賊絕不與通及擁戴上即位芝龍位益尊權益重全閩兵馬錢糧皆領于芝龍兄弟芝龍以虞名奉上而王以全閩予芝龍也故芝龍不肯聽上出閩思長有閩也馬士英叩閩請入朝上數其罪不許前後十疏自理有李蓮者士英私人也與上有舊奏疏言士英有治兵事與阮大鋮皆在宜使過之列上特允士英以青衣視事戴罪立功魯王遣其臣柯夏卿曹惟才來聘上加夏卿兵部尚書惟才光祿寺卿手書與王謂朕無子王為皇太姪同心戮力共拜孝陵朕有天下終致于王

取浙東所用官職並列朝籍不分彼此已遣僉都御史
陸清源餉十萬犒浙東師至江上方國安縱兵攫餉
殺清源而閩浙畧盡深戒曰馬士英嗾使之也兵部尚書張肯
堂請出募舟師由海道徑至江南江南義師必有響應大兵由閩出浙首尾策應則敵可乘也上從之加肯堂
少保給勅印吏部文選司郎中朱永祐加侍郎銜福州府推官徐孚遠加兵科銜俱從肯堂出止于舟山辛卯
八月舟山破肯堂朝衣南向自經一門皆死永祐被執不屈砍其腸死僕負屍出城血不止僕哭曰主生前好
陳死遇無知耶與即止字遠從海由交訟八安除交鈕要其行禮不說不詩過連延履門履門破字遠遁點為
兵六奇所藏穴髮以穴海外生一子扶櫬至松江未墓子品兵掌院大學士熊開元去
任錢邦芑改授陝西道御史開元固執資格不容邦芑
入臺臺中諸御史合疏參之開元乞休上乃聽其去邦

芑有才氣敢言言之軌慨明爽可聽特為上所信任廣
西僧有自稱宏光云自黃得功營逃出其被獲者偽也
撫按以聞上召九卿科道議迎請廷臣議即是真宏光
夫國之君有尊奉而無迎請已有司審知為妄稱者下
獄誅之三月二十四日吉安陷四月撫州陷初楊廷麟
劉同升起義恢復臨江上加廷麟大學士督師劉同升
以守制不受官尋卒于家廷麟既破敵遂乘勝追至樟
樹鎮不戒反為所乘大敗遂棄臨江退守吉安廷麟在
吉安所恃有廣營滇營兵滇營者先事時命中書科舍
人張同敞用牙牌調發入京兵未集京師陷宏光時偃

勑雲南廵按御史陳蓋押赴南京及是始抵江省南京已失仍退回吉安因留之守吉廷麟以客禮待之滇將趙印選胡一清亦德廷麟奮勇赴功頗多斬獲會贛督李永茂以憂去任上用萬元吉為督召廷麟入直以元吉代廷麟駐吉元吉與諸將語辭銳申約束諸將稍稍不樂而永寧王所招四營之前左一營既以立功復撫州其諸營亦皆願受撫寧都鄉紳曾應遴請諸朝遣其子曾傳燦入山招之皆聽命賜名龍武營計日出贛州下吉安元吉聞之以為西營兵可恃也遂蔑視滇廣兵專望四營兵至滇廣兵皆解體四營兵亦不即至而成

三月敵添生兵收吉安守兵不戰而潰二十四日吉安陷元吉病舁誓死皂口曉諭贛州極言滇兵棄城之罪不許容駐滇兵而往趨贛趨南康以去四月初六日北兵漸近皂口元吉退入贛十四日北兵至贛隔水而軍永寧王既復撫州北兵亟圍之時鄭彩駐兵廣信永寧請救于彩具監軍給事中張家玉以三營往援圍暫解已而復合鄭彩遂棄廣信入閩撫州復陷永寧王死之張安率所部退回寧都報至行在大震削鄭彩爵戴罪立功而徵各路兵馬援請蓋上志在幸楚未嘗一日忘贛故援贛爲最急也有蔡鼎者泉州人好大言李遂言其精天文韜畧果薦爲軍師鄭彩

敗回粵請出閩自成一戰而賊遂逃

甚以丙戌正月從江西迎撫劉廣備出汀將赴吉安至贛江撫與地開府暫寓嶺北道署中行事吉安被圍甚亦不能東赴遂久留虔中悉知虔州事初四營既受撫勅書獎賞皆以李春等為辭李春其中首領也有劉李驕名應馳者恐曾傳櫟功乃聞于四營曰公等一體受撫李春獨得官令勅但稱李春可驗也四營怒遂相與殺春曾傳櫟聞之復馳入營為講明勅稱春于者併各營而言也調停久之始定兵出駐黃金

高樓間去贛州四十里殺掠如故百姓不款與闕〻則以壞撫局為罪相與詐諸縣令金廷詔廷詔曰我何能為爾等其問諸首議撫者逐一闕而毀曾應遴之室由是贛州人情洶〻畏其往吉安當由贛過當節復請旨調往湖東贛人始寧

予有贛州沙邊老人行

母教求子妻求夫雨中號〻走且呼沙邊老人叩頭訴言是四營兵過城東隅四營崔苻小盜賊竄伏谿洞迷天沫目下黃詆指降紹名集鄉里千百

供者掠村野不近郭令移全營逼近都又聞受撫不受約句畫帶刀衛頭趙衛頭公然掠小兒婦女不與盜賊殊滿郭耕牛捕作飯官家秋來寧踏租往時/交戰被我俘命名激變罹罪辜梅林截渡不放過空廬遺毀人遭屠誰為朝廷畫此策云欲招撫收兩湖此輩小醜何足戰往虐鄉里禁其軀老人不必須交鬭綠林青犢古來用功成不撥理所無爾不聞詔書久懸晉賢爵乘輿早晚趙洪都爾訴所痛何區區

是時楊廷麟內召趙衍在閩吉安警留趙贛州

城外日上疏言援吉防賴予宜心所恃者不四
營也
予有樓船行贈之
北風吼江江怒旋巨艦山屛萬鏁連牙旗百丈艫
天半相公秉鉞出樓船樓船鷁首排霜戟吹鐃聲
鼓轅門戟裏帶道遙如意閒頤盼神明鬚半白相
公年滿四十孫當時對策擢明光渠賢學士爭辟
易上書請纓何慨慷子雲嗜奇蓋節義伯起強項
恍文章漁陽馬塵飛江右十二城郭盡拱手褰衣
大顯香袖呼臨江來夜開城走捷奏璽武論公勳

黃麻詔下五星雲舒車屢趣不肯入仍請節鉞領
三軍身兼將相三軍喜相公冷歲樓船裘咏咏愛
子泥門人愛妾山中飢凍死家信從來不敢傳秋
燈前髯獨籌邊戰時自寫鐃歌曲驚翔鳳奮勢驕
韃如今幕府無成策望公闢闢運奇容如今諸將
有先教望公句用傖林兵樓船一出依江圖直下
石頭收舊京

吉安失守蘇觀生率所募新威營退保南康薦
元吉堅守邑口所部惟汪起龍兵三百人觀生
發二百人往援元吉以監紀程亮督之　守楊

津灘楚帥曹志建以二千人至一夕即噪而去北師泝流上新成營先潰起龍兵繼之元吉遂入贛城北兵乘勝水陸並進徑至贛州城下城內倉卒無備兵垣楊文薦元吉鄉試本房生也奉命往湖南過贛見事急遂入城自任城守百姓擁以為主

予贈之以詩

楊子流三吳烟塵徧家患泛海入閩來涕泣投給諫銜詔赴荊南慷慨衣履綻何意半道烽竟阻衡陽雁振袂警登陴甲冑親自擐壯士勇為鼓戎器

徐亦耕度戰擒敵鋒鼓指西山覘守將棄城奔保障屆將官乃知將軍印古來書生陷

元吉既失吉安將士離心不復用命終日坐城上瞑焉如深對客不發一語望隔河敵營遍山輒指為虛營認馬作斗兵民有從敵中泅水至城下言敵馬多兵贼即日為萬安泰和間奸民主斬之江撫劉廣胤所召募閩兵二千餘人中軍張琮領之由寧都趨湖東廣胤見贛急檄琮回救贛不至自往雩都趣之贛人曰江撫遁矣

焚其舟詢其家口未數日而廣陷率琮兵至贛人大悔是時回營調往湖東至寧都聞撫州失張安兵退仍調回雩都揚廷麟親往雩都邀之下贛敵兵駐營水西領兵者高進庫也二十三日張琮遣徐猶發兵過河至梅林不見敵爭前趨利無部伍伏發為所敗追至河下人爭舟舟不一時獲渡多赴水死遂大敗廣陷憤甚于五月初一日率兵過河再戰親督家丁為衛鋒思得一當兵遇敵先奔其家丁亦奔廣陷為高進庫所獲後竟逃回亦異事也

予有虔州即事詩

拂地驕鷹晴虎頭錦貂公子夢封侯杏花落盡田
雞種布穀鳴幾麦未收銅馬詎能扶赤伏黄巾曾
可號青州江村野無數〻苦獨賊登樓悔久留
吉州烽火照江干一夜腥風江水寒急檄萬人防
皂口早催章貢出歸灘雲南戍卒前營去新武龍
軍駐馬看獨見人書來蔡府樊將堅壁砥狂瀾
內韶諸軍去不回狼兵露背羽書催綿津天塹全
虔故章貢孤城迴自閩中巫廣下徹師檄司馬難
登譽將臺惟喜臨江楊國相親提鵝鸛向東來
西山氊帳迴連雲傍忍驄騎數百聲營火依然明

徹夜角聲向月悽雖聞父老盡棄兵平卒兒戲蓋
稱霜上半句笑傷儀無七略鐃歌簡出向江焚
旌千娥娥隔城東與馬臨江壁已空赤旗滿天休
望氣黑雲壓陣更西風牙折早失劉闖府金印新
懸從撼戎此日穹廬猶徧野殊恩浸錫守虞功
時廷藩御聞四營兵至賴再戰再敗遁散廷藩
入城得之日擊以上十首

眷令行贈劉客生御史

中庭有佳樹雨為鳴高枝扎扎既相對敲音不參
差搖速鄉獨為心操劉生聽之心傷悲劉生閨西

游俠子兄為中丞弟御史中丞開府新控兵生也
謝病臥虔城不願乘驄趨柏府躍馬彎弓隨阿兄
漁陽飛鳥章貢歷胡兵百戰漢兵新注東諸將少
節制廉頗空思用趙人數報終接列校奔按劍約
有中丞存楚師乘勝時知武宗人棄甲失華元朝
廷是非竟安在守城論功戰者罪賜卹益令逃將
驕踊軀徒使英雄悔劉生劉哭生勿哀友恭曰是
天性船泣血嘗知殺處溼上書屢為時相猜尒不
聞信罔被擒航海脫李廣遭縛奪馬回忠孝自獲
神明助中丞不死哭圍來

五月上命復建文年號立忠臣方孝孺等祠敕撤宮木

堅李之芳于市二人不知所從來自稱原任兩司各對

稱音即以原官補用後有言其假冒者上然為所欺遂

誅之部督陳謙稱奉暹羅國使命入關久駐衢州積兩

端云曾已封靖夷侯欲以此邀封于上上敕芝龍取其

侯印為驗謙貴印至上即召入閣御史錢邦芑劾其久

駐三衢徘徊關浙之界自以足舉左右之為重輕因欲

邀取侯封以關要浙非浙要關祇恃擁關之謀故行挾

制之術又歷數其在衢奸謀不法諸惡狀遂下芝獄芝

龍疏救不允謙武進人出身甚微乙酉春貴官光語封

芝龍南安伯芝龍德之故力為申救行賄五千金于邦
芭謙非免謙死邦芭俱以聞于上遂決意救之即命邦芭
監刑芝龍聞之遂市命且停刑亟入朝見上請以官贖
謙死工衮勅從刑放與芝龍久語慰勞之過期芝龍出
而謙已斬矣芝龍伏尸哭極哀厚斂之從此蓋懷異志

予有陳將軍行

行宮門外人紛紛爭傳有殺陳將軍鄭家勛俠人
殿救天子而身蹇不聞天子英明文且武勛俠難
免雷霆怒必罪用懲衆而心傷悲豈須北趙主自
從登極行天誅西市驕首阿大夫今年二豎胃官

識即時賜死冤誰呼從來亂國用重典將軍觀望那得免君不見鄭僕抱將軍危頭血淋漓覩爲吮

楚龍承上旨寄致書于清督洪承疇承疇不答書但答以筆一管疑毫端當有密札索之一無所有蓋隱示以必來再戰曰楚龍與承疇相通已久承疇業以主爵啖之此舉特以愚朝廷也六月鄉試以布政使吳炳爲提調官偏從劉以修閱齋主試取中葉璜等一百一十七名凡四方流寓諸生俱得入試特旨廣額七十名上又親試流寓貢生取爲予刺倪夫那等三十餘人改爲華

士照庶吉士例送翰林院教習穆昔李日煒任授禮科
給事中

莘士歌

中興聖人重文墨取士恥循資格上書召對無
奇才儲賢有館空自開廷試諸生本故事親校明
任稱莘士本天教習隨庶常揖讓往授寵莫當傳
聞館課畫夙駐可憐莘士無知者羽書已報東吳
夫莘士初學調音律爲諸莘士學勿逃關外須君
退賊詩

是時贛州已圍兩月自江撫劉廣胤戰敗被執援兵皆

不敢前六月十五日舊贛督李永茂所遣副將吳之蕃選鋒張國祚率粵兵五千人與北兵相遇于李家山九牛之間數戰皆捷北兵敗援師大至遂撤賊下圍屯于水西之蕃國祚兵退守南康時贛城守已久奉詔獎勞賜名忠誠府加楊文薦右都御史命太宰郭維經出閩募兵援贛加六省督師銜維經亦入城同廷麟文薦為協守計浙東報至北兵以初一日渡江陷紹興魯王航海江上諸師俱潰行在大震鄭鴻逵久駐關外未嘗進一步有傳北兵至者倍跳疾行三日而抵浦城後至者言兵肆也事聞削鴻逵爵芝龍既快快不得志又為洪

承時所詔許封閩粵王凡各閩區守兵自二月閩供已撤回及閩浙東之信芝龍孤標海寇伊至匯宜邊回防密且措兵餉為守關之計拜表即行芝龍既回安海守閩將施福敘言缺餉亦撤回安海仙霞嶺二百里關空無一兵惟所遣守關主事及內臣數員偵探敵信以上閏七月上誕元子大赦覃恩從龍諸臣悉加封爵御史錢邦芑疏言元子誕生之辰正浙東新破之日同盟再應見郤制膺孟後可憂臣以為是舉朝同仇發憤之秋非覃恩爵賞之時也且恩澤不宜太優爵賞不宜太濫若鐵券金章徒以錫從龍之舊則將來恢復疆土何以

酬汗馬之勲非所以重名器勸有功也不報

予有越東破詩

當今天子高帝孫吾國同是至親藩比元本非利

天下域內原宜奉一尊越東諸羽妹可笑誓死不

開發樞詔天子濃筆親發書相期先詣高皇廟闕

中侍趙為藩籬如今越破闕不危往事紛爭不足

論與國既失應同悲昨夜中宮誕元子道侯鵲印

何異々中興所重在邊疆黑漆胃溢同烟羊屠亡

嵩寒古所忌居不聞元子之誕含先亡而眷元子誕而啓缺也

讀邪邑謀草詩

吾家有仲文風流擅文賦橫被覚人名鈞枚同戒銅吳江舉義師竟被樓船誤脫身西入閩上書素奇遇片言賜爵冠軍相若見如吾兄勇報恩有懷無不吐會禱初失國輿馬方鼎渡鄭禱宜見哀況乃厚薦傳如何元子誕封爵遍耕輕称觴拜新恩舉朝借不寤一疏破羣迷遂使人主惧諫章滿邑豪㒷當推獨步

七月二十五日上御門羣臣朝罷將退上命內臣捧出一柈覆以黃帕置御前上諭群臣曰朕本無利天下之心為無賴諸臣擁戴在位朕布衣蔬食晚夜焦勞有何

人君之樂祇是上爲祖宗下爲百姓況〻呈〻惟恐負
諸臣擁戴之初心今覩諸臣大非初意昨聞上主事搜
得閧中出闖迎降書二百餘封今具在此朕不欲知其
姓名命錦衣衛檢明封數捧至午門前對衆焚之班内
諸臣宜亦有之朕俱不問有之者當從此改心易慮其
本無者益宜矢志竭力毋貳初終特諭上長身豐頤無
鬚聲音宏如鐘着赭黄布袍詞氣慷慨言之辯輒感動

予有恭紀詩

鐘報御門早朝趨受命初府僚班普後天語聽全
殊庭宣迎駕表帕覆出閧書中使傳燒却君王度

有餘

上擇日出贛楚暫何騰蛟遣部永忠領鉄騎五千迎駕將至韶州而北兵已陷衢州抵閩關遂入無人之境守浦城御史鄭為虹科臣黃大鵬死之報至上即于八月二十一日起行上與中宮皆騎馬循載書十餘扛以從隨行者輔臣何吾騶朱繼祚等數人而已二十七日至汀州停驛一日忽有十數騎叩城曰我扈蹕兵也門者納之直入行宮給事中熊緯方趣朝遇之始知是北兵大罵而死從官一時奔散遂不知上所在有云敵人入宮見一衣黃衣者射殺之蓋有衛臣貌類上為代死也

貞日當日名啟致延敕云興后俱被執后至九瀧投水死上崩于福州永歷元年遙上尊號為思文皇帝

某以八月初一日辭朝行屬邑應催積穀餉銀于二十四日回至永安貢水鎮聞延平破知府王士和死之

予哭以詩

大運豈遽非哲人遂云徂我見謀國臣歎息無良圖意豈匹馬來開門縱長驅爭降何紛然嘗恐後乏誅賢哉二千石從容捐厥軀失于莊而簡薄官初剖符不謂負杖姿臨難表所休獨惜稽滔賢莫

汙溫序鬢我生既以偉郁志寧可渝秉興思尺間

豈復犇崎嶇回脰望延津吁嗟烈丈夫

聞上巳幸汀回即散遣從役微服奔汀比至歸

化則汀州已陷聖駕且蒙塵矣

無題詩

鄞江消息定如何悵望旌旂洒淚多野戍啼鳥迷

漢幟荒城殘月起夷歌稽山無計栖勾踐南粤寧

堪王尉佗谷鳥催人頭白盡數數長在向南柯

山深輦路費春鋤江楚遙遙望屬車豈有千官懷

去就翻勞萬乘久躊躇朱提壽賜儒生對黃帽傳

看遍史書廷議半年長不決瀍淵親詔已全虛
去日追班入紫宸花開鵷鷺些時親綸扉白髮南
陽舊侯印黃金畏澤新羽檄遙知遠奏至龍顏時
向內家犁自閒東趙启七後早使憂天位小臣
光祿蔬盤出尚方拓杖新栄布花黃戚儀已親漢
司隸遙惱還唉蜀子陽書截五車開秘閣手裁三
詔壓明光六龍此日無消息夜半占星淚此行

鄧江怨詞

六龍空駐禁城儔鐵騎宮前射錦瑺陰準奇姿八
盡識誰為紀信代君王

此日君王行路難穹廬猶獻八珍盤金鍾玉箸點
髻進豈似伊蒲出大官
日落三山烽火迷乘輿說共左賢栖長安不作青
衣恨夜半微聞杜宇啼
龍旌何事久淹留予詔頻催待 使令日蒙塵鹵
毳幕李陵先看，已趣裝
予留滯歸化村中轉入涉縣北兵至福州禮部
尚書曹學佺通政使馬思理俱自縊死其餘不
降者多從鄭氏入海芝龍退屯安海樓船尚五
六百艘因前通洪承疇訊未得要領故不敢迎

降乃使人言其檄閩不守以待清兵之至有功當得大用貝勒令郭必昌貽書招之芝龍以擁立唐王為疑貝勒即遣其內院至安海與語曰吾所以重將軍者正以將軍能擁立也人臣事君苟為可為必竭其力力盡而事不可為天命已去則當幡然棄時以建不世之功所謂識時務者在俊傑也若將軍者無輔立之舉吾何所重于將軍哉且兩粤未平所藉于將軍者不小今鑄閩廣總督印以待將軍其即來面商地方人才及兩廣事宜芝龍得書大喜卻衆議降諸

將多不欲有周鶴芝者以死諫不聽其子成功亦痛哭諫不聽于十一月十五日至福州見貝勒乞降貝勒與握手甚歡折箭為誓芝龍賂遺不可勝記忽一日拔營起遂挾之北去從行者五百人皆拘置別營不得相見對面作家書數封但稱清朝恩德為其家世世無忘已又曰北上面君芝吾本願但子弟擁兵海上素非馴良脫有不測我且奈何貝勒曰即有之無與汝事且亦非吾慮所及也遂行芝龍降既其家以為可免暴掠遂不設備北兵至安海大事淫掠成

功母本日本長琦王族女也亦被淫自縊死成功大恨用夷法剖其母腹出腸滌穢重納之以殮發喪後還起兵以十二月朔會文武諸舊僚于烈嶼設高皇帝位定盟恢復稱明年丁亥為隆武三年移駐南澳軍聲頗振初北兵入閩時皆傳陳謙子為前導領兵報仇事為錢邦芑危邦芑曰謙子烝其父妻豈能報父仇乎已而果傳者妄也而謙子陳六御亦從成功在海上後竟被執而死貝勒在延平殺降官馬士英方國安方逢年懸其首于黯淡灘先是北兵渡江

阮大鋮迎降方國安同士英逢年等走台州險

計間道歸閩浙可追入滇黔乃遣人上疏言北

兵隨浙勢直入閩勸早為防禦計以此輸忠為

入朝張本也已而貝勒招出從閩及北兵兵隨

延平追騎至順昌縣獲御杠搜得其疏貝勒出

以示三人逐騎斬之

予有黯淡灘詩

方師窮歸應萬竿更誅馬相七閩驅嚴州閣老降

何事白首同懸黯淡灘

十月初四日贛州破先是六月十五日李永茂

所遣吳之蕃張國祚有李家山九牛關之捷此
兵撤圍屯水西國祚等六退守南康二十四日
汪起龍率師數千據師趙印選胡一清兵三千
蘇觀生亦遣部下率兵三千楊廷麟收散亡數
千大學郭維經御史姚奇胤召募滇閩兵共得
八千粵督丁魁楚遣兵四千先後至贛營于城
外不下四萬餘人皆欲一當敵萬元吉必欲待
水師之至併力一戰中書未從謂所募砂兵三
千人吏部主事龔棻兵部主事黎遂球所募水
師四千人皆留嶺南安不下王其宖謂元吉曰

水師帥羅明受故海盜也桀驁難制襲爵而君
如慈母之奉驕子且令水涸巨舟難進宜飭如
約不聽及八月二十三日北兵圍水師將至即
以是夜截諸江焚其巨舟八十餘艘死傷甚衆
羅明受遁舟中火藥器械悉歸敵人到營聞之
無不喪氣廣營滇營皆不戰而潰自是東南賊
外逆無一兵九月三日攻西門將登城內縋死
士歡墮之九月北兵據南康滇廣而營既潰人
無固志各營皆稍稍引去城中所留者汪起龍
羅平千餘人汪國泰金呂振徐日彩所部各百

餘人郭維姪部下三千人城外惟水師後營黃志忠二千餘人而已參將謝之良擁眾萬餘于雩都不敢下粵兵以千人踰嶺亦不即至贛人被圍日久守陴者皆倦平月三日城內有縋城出者北兵獲之以為鄉導在由小南門上鄉勇猶與巷戰久之四日黎明北兵大至城上發砲砲裂遂陷閣部楊廷麟赴池死太宰郭維經入嵯峨寺焚死有云出城卒于家嶺北道彭期生衣冠自縊于公署御史姚奇胤赴文廟縊死職方司主事周瑚被執罵而磔死同知王明汲推官吳國

球胡侁以及編修萬榮祥吏部主事龔棻兵部主事于斯昌王其宥蔡遂球郴畢霄錢謙亨普嗣宗等戶部主事林廷中書舍人來陞謝劉孟鈞劉應駟知縣林逢春通判鄧寧登等死者不可勝記鄉紳虞象觀合門赴水死萬元吉已出城歎曰使一城俱盡者我之為也我何能存亡中情赴水以死先是萬某婦人出城其家人宿其姬趣城去萬知之追還由是某益嚴以鐵合城還歎投云然惟楊文薦方病困臥榻上不能起執送南昌病益劇絕粒而死

予有虔州行

烟冥〻而啾〻黃昏見大偏城頭行人白晝下敢
過問之乃是昔虔州虔州地形控江楚閩粵兼通
閩越貫船上明珠不值錢城中養女能歌舞闐闌
樸地樓撐天家〻日暮宣笙鼓漁陽白馬動地來
中原十城九城閉吉安已破足日失孤城水上空
夜見鐵騎連山風雨集砲火塌天城不摧城頭壯
士不畏死夜半追城砍敵墮腰間拿將馬猱刀背
上揮來白羽天紫算將軍不救逼主馬西山時昨
指城懸粮絕無援兵四面盡是吹笳聲初猶食馬

淡食人登樓擊鼓〻不鳴朔風吹雪酒盡大守階
人病三日鍼遙見營火渡河來一半傳更一半臥
兵叛暗雜風雨報五更未醒慶州破閉城叫人人
莫逃馬前血濺成波濤朱樓燒盡惟赤尾義士白
骨堆空壕自從司馬誓城守老弱登陴誰敢违清
江龍泉居上游突圍入城今在否諸君磊落忠義
人死去名節千秋新可憐慶州十萬戶日暮飛作
沙與塵

慶州死節歌

慶州城破桐公亡矢石既絕拳扰張躍馬奪门鋒

莫當迴鞭赴水何慨慷楊相國廷麟太宰清忠海內望

投繯倉卒襝衣裳郭太宰維經司馬有志不得將出城

欲去中旁皇翻然褰幘殉封疆萬司馬元吉彭公清節

去久藏匕首毒藥左右防鬱孤臺上與志償彭兵憲期

生御史一生扶綱常從容絕命聖人堂姚御史奇胤別

駕蕭洒酒中狂臨危不屈項果強王刑篤明阪金壇人虬髯

鐵面周職方遇萬馬賊內飛揚周職方湖盧君里居鬚

眉蒼倚杖妻兒次第償從為清冷究幽芳盧員外象觀處

州人

虔州謠歌

虔州陷後死者多給諫不死忌如何昇去南昌還絕粒不死鋒刃死沈府睢陽激烈氣誠壯僵師需緩志豈頹（楊切手給諫至南昌絕粒而死）南海職方援兵至入城不出今則那（督戰方美周）吏部絕命無人見城內詎賊逃罔羅（龔吏部棻）吾鄉亦有胡通守舉家煨燼同消磨（建昌通判胡髮若統）其孫流寓誰復在出城盡死江心陂玉石俱焚無足道休休請邮殊清泚古來節義憑信史敢采里巷成俚歌